

中国图书馆基本馆藏系列



金台全传(下)



[清]
佚名著



远方出版社

中国图书馆基本馆藏系列

金台全传(下)

[清]佚名 著

43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台全传. 下/(清)佚名著. —2 版.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2007. 4

(中国图书馆基本馆藏系列)

ISBN 978-7-80723-045-8

I. 金... II. 佚... III. 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40790 号

金台全传(下)

著	者	[清]佚名
出	版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廊坊市华北石油华星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459
字	数	6750 千
印	数	3000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23-045-8
总 定 价		1148.00 元(共 45 册)

远方出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 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前 言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先人们在历史的长河中创造了无数的经典之作，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弘扬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古典文学是古代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古典文学作品贯穿着对人的生存境遇的关怀，对黑暗政治的批判，对社会不公的揭露，对理想社会的渴盼。古人明确的是非立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作品中处处可见。“一日三省吾身”的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自我要求；重义轻利、舍身取义的义利观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达则兼及天下”的人生追求。以至虽身陷困顿，仍怀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青云之志。古人闪耀着人文精神光芒的名句使我们在感受古典文学作品音节之响亮，文字之华丽，篇章结构之严整的同时，感受着那力透纸背的心灵之音的回响。

二十一世纪是知识全球化的时代，那种封闭的、狭隘的学习已经落伍，而进入开放的世界是大势所趋。它要求学习者

改变传统的价值观念，以全新的思维方式看待问题，使古典文学绽放出时代光彩。因此，古典文学教育对于学生文化内涵和人文精神的培养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套丛书选材于明清时期的优秀作品，内容涵盖公案、谴责、侠义、传奇等。其中作品皆以当时社会为背景，所宣扬的是非观、善恶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与今之相比较，不尽完全相同。因此，我们品味这些作品之时，理应抱着一种“拿来主义”的态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古为今用。

此批作品皆先人所作，古今用语、文字多有不同，以今日之眼光，其有别字在所难免；同时，历经数百年之纷扰，中间或有缺失。为保其原貌，吾辈不敢妄加修改。只是在单字缺损处以“□”相示。望读者谅之。

编 者

目 录

第三十一回	段一刀遇强而弱 石头陀逢硬而拗	1
第三十二回	江员外路逢侠士 夜冲塘反作相交	11
第三十三回	班兰豹宿仇未报 小英雄新友初交	22
第三十四回	老苏云街头逢婿 舅何其台上称雄	33
第三十五回	班兰豹擂台招赘 小英雄拳打杨滔	43
第三十六回	二虎台雷莲大败 招商店好汉遭擒	53

第三十七回	柴千岁进京议救 安南国献猴难邦	65
第三十八回	杨元帅驾前力保 勇金台金殿降猴	75
第三十九回	小英雄改配上路 两解差骗食充饥	85
第四十回	高三保破财全义 戚旗牌受贿松刑	95
第四十一回	美英雄黄金埋土 少林僧就聘教学	105
第四十二回	少林和尚困淫欲 小辈英雄隐姓名	114
第四十三回	少林僧逞能取辱 金好汉拳下留情	123
第四十四回	金好汉回乡探母 徐大娘遇盗长江	133
第四十五回	周通仗势欺姚客 方佳受色抢徐娘	142
第四十六回	尚书第金台救婢 杏花村卢海交拳	152

第四十七回	真通关节陷好汉 假传圣旨害忠良	162
第四十八回	孙知县囑禁筵席 孟家庄窝巢剿灭	172
第四十九回	同心仗义通消息 众友全交夜勒牢	181
第五十回	江家庄英雄叙会 金銮殿柴信弹奸	190
第五十一回	塘台惠西郊正法 王禅祖仙洞指迷	199
第五十二回	胡永儿情迷王则 圣姑姑端慈人心	207
第五十三回	紫阳庄妖狐弄术 贝州城杨豹受刑	215
第五十四回	贝州城王则起事 金銮殿国丈奏君	224
第五十五回	众英雄金山结义 江员外避难穷途	232
第五十六回	众英雄旅店逢仙 日本国难邦进贡	240

第五十七回	胜郝龙金赛比武 封元帅奉旨平阳	249
第五十八回	下战书金台全义 现红光母子欣逢	258
第五十九回	两先锋弃邪归正 一宝镜退怪除妖	266
第六十回	讨叛逆平阳奏凯 封王爵衣锦团圆	274

第三十一回

段一刀遇强而弱 石头陀逢硬而锄

话说金台一想，这个人来得古怪啊。有货不卖钱，是何缘故？即算不卖，也只消好好回报，这样恶狠狠什么意思呢？列位，那金台见了凶人总不动火的，直要拳头打到身上，然后跌得他昏头搭脑。此刻，金台便笑迷迷叫声：“店家，开了肉店，有肉不卖，敢是欺侮俺么？”段龙听说，立起来圆睁二目看着金台想道：“待俺将他打几下，又奈他是个短身材，受不起俺家拳头。但是他只管在此惹厌，引得我这个拳头痒起来了。也罢，看他打不起的，只好忍耐几分。”便说：“你这人敢是呆的么？有肉不卖钱，由我的主意。”金台道：“既然不卖，开什么店？”段龙道：“呀，轮得着你来不容我开店么？”段龙此刻气昂昂，倚仗平生本事，说道：“呀，小王八，敢来太岁头上动土么！”便飞身出来，凶如虎狼。那晓得金台已先抵庄，就将筐篮交与官官，叫他不要心慌，官官提了篮立在街前，叫喊地方。片刻之间，



便涌上了无数看客，多是接耳抓头讲着。那段龙要打金台，飞身跳出柜来，正要动手，看看金台又短又瘦，实在打不起，只算把他打死了，也不算稀罕，到底提不起手来。金台一想，便要打架的样子，问道：“这块肉卖与我罢？”段龙道：“呵呵呵，必要我的肉吃么？也罢，俺立在门坎上，你来打我的肚皮，如若三拳打倒，不要钱的，你拿了肉去。三拳打不倒，你便怎么样？”金台道：“不要三拳，只消一拳便倒。”段龙呵呵道：“看你身不满七尺，力不上十斤，讲得好大话！一拳打不倒呢？”金台道：“二拳打倒不要你的肉，输十两银子与你。”段龙道：“赖了呢？”金台道：“男子汉大丈夫，这些小事直得赖起来么？”段龙道：“呵呵呵，好一个男子汉。”心中想道：“我这身体谅他一百拳也打不倒，十两银子稳稳的到手了。”段一刀自仗本事高强，妄想金台十两银子。宽下衣服，望着店中一撩。街上闲人挤得了不得，言三语四，不必细表。那段龙想这十两银子到手，宽下了衣，露出了身体。金台一看，心内想道：“看他的身上虽然肥胖，但是浮肉不中用的。肚皮虽大，只怕经不起打。”段龙朝外立在门坎上，两只手柱在腰下说道：“打得我翻，拿了肉去。”金台说：“来也。”便悄悄衣袖，照定他的肚子上边轻轻一拳。段龙那里当得住，便朝天翻进店来，眼前一阵乌黑。闲人个个多赞道：“好的，好的，看他不出，瘦格伶仃，本事倒强的。”金台叫声：“列位，我是不用力的啊。方才若用一些小力，管教他一命呜呼。”多道：“吓吓，还只勿曾用着气力的，这也好得势，实在

真本事。”段一刀狗入的，平日间好像杜天王，总不许别人开肉店，今日报应来了。”这宗同行朋友多被他赶得光打精来精打光。内中有个钱会如，一个怀圣揆，一个周楚培，一个顾德山，走将过来叫道：“好汉朋友，我们多是开店卖肉的。自从段一刀开了肉店，勿许我们开哉。求你索性打杀了他，我们同行朋友大家公分见人头，一两一个谢你可好么？”金台道：“啊，列位，这个使不得，打死了人总要抵命的啊。”多道：“勿番淘，且等抵起命来再讲。”金台道：“什么说话！”便走来看段龙。见他朝天跌倒，不能开口，呼呼的喘，气阻咽喉，面孔涨红，道：“段一刀，如今你可认得我否？为什么恃强不许别人开店卖肉？难道你要活命别人不要活命的么？”段龙道：“啊唷唷！好，好，好汉，如今悉听他们开店便了。”金台道：“有肉在店为何不卖与我？”段龙道：“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送与好汉便了。”金台道：“将本求利，那个要你送！只问你要死要活？”段龙道：“蚂蚁尚且贪生，为人岂不惜命？”金台道：“哈哈，我且容你多活几年罢。”就在他的小腹上边轻轻揉上几揉，把他的身体翻转来，脚尖头向他的肛门边挑上一挑，说声：“起来罢。”段一刀喊声：“啊唷”，骨节俱松，一些疼痛全无。立起身来深深打拱说：“在下不知好汉本领高强，冒犯虎威，多多有罪了。”金台道：“好说。”段龙看见众人观看，满面无光，就在壁上除下肉来送与金台。金台说：“我非吃白食之辈，肉该多少钱待我还你。”段龙道：“好汉又来了。比方好汉一拳打不倒段龙，也要算输



与我十两银子。如今段龙输了此肉，礼当奉送。若要一文钱非为人也。”众人听说，多道：“说话公平。”多参答金台拿了肉罢，便纷纷走散。自此之后，段龙永不行霸。

讲到金台拿了肉寻着了外甥，将肉放在筐内，又买鱼买些零碎菜蔬，瓶中盛酒，一同回去。娘娘烧好了四样荤素菜蔬，摆在灵前享祀丈夫，点了香烛，在后斟酒。娘娘悲悲切切，拜了官人。手搭灵台，哭了几声。七岁官官也来拜了。孤儿寡妇最是伤心。金台也拜了几拜。官官在旁谢金台，又把纸陌黄阡次第焚化。少停，祭祀已完，娘娘收拾进去。死的吃了，活的也要吃的。同胞姐弟分什么嫌疑，故而一桌而饮。再把衷肠细讲，一言难尽。

讲到徐堂的住屋虽小，却有四间。外边一间坐室，里首一间厨房，一间是娘娘的卧房，还有一间本是空的。此房原不是徐堂造的，是白扬庄上的。房东那年租与徐堂的。租钱按季来收。那徐堂只得三个人，用不着这间房子，故而空在此的，金氏娘娘极其能干，就在空房中收拾收拾，打成一个草铺与金台安睡。早又是薄暮日西，金氏娘娘点了灯，安排夜膳，三人吃了，姐弟闲谈。同胞姐弟离别多年，今日相逢，你一句我一言，那里讲得尽。说到其间，娘娘叫声：“贤弟啊，我今不幸丈夫亡故，无戚无亲，一无靠旁。欲归故里，身子难动，在此终没下场。难得今朝你到来，你道在此好呢，回去好？兄弟须当作一主张。”金台听说，想了一回，叫



声：“姐姐，这句话倒是两难之事。论起礼来自然回去的好，但是你乃女流之辈，路远遥遥，如何走得？我又回去不得，难以伴送。吾劝姐姐且耐心些，此间暂且住住。我好朋友多，拣一个心腹至交，托了伴送还乡，姐姐可好么？”娘娘道：“啊，兄弟，既是你这等说法，为姐的且再住几时便了。但是我孀居无人照管，贤弟各处奔波，不如吾们姐弟相依的为妙。”娘娘的说话是真好，那晓得二老官马日马星坐命，最喜跑的。若讲常住一方，实在住不牢。便叫声：“姐姐有所不知，做兄弟的还要别处走走，寻几个朋友。若还住在这里可不误了我的终身大事了？只好来来去去，去去来来。若寻着一个相知朋友，我就托他到此伴送姐姐回去，一桩心事就丢开了。若要我打常住在这里是断断不能的。”娘娘见他执意如山，不好再说，又讲了几句闲话，收拾完成，大门闭好。金台先进房中关了房门，仍旧坐功。娘娘领了官官，拿了灯火走进房去，服侍官官先睡，自己灯前做针指。

乡下地方无更鼓的，约来二更天光景，丢下了徐氏。且说那凶恶头陀要来挪胎。等到夜深人静，便手拿一小包，认明路径，洒开大步一路而来。到了那独家村上，已交三鼓。头陀说道：“阿弥陀佛，这里是了。”便举手一推，大门紧闭。只见东首半边一堵泥墙，不免越墙而进。先将小包裹望着墙内一丢，“朴秃”一声，落在庭心之内。这个所在就是金台卧房之外。金二官人还在坐功。未曾安睡。听得庭心内“朴秃”一声，不





知是鬼是人，就把灯火吹灭，侧耳细听。又听见庭心内“朴”一声，金台一法要当心了。细细听来，一无响动。只道是姐夫出现。且说那头陀逾墙下落庭心，一看四无人。娘娘的卧房同金台的卧房斜对面，当中一个庭心。两声“朴秃”，娘娘也听得分明，口内不言，心中思想：“好奇怪，自从丈夫亡故到今，从无响觉，决不是鬼魂出现呀。莫非是个穿窬辈来欺我孤儿寡妇？”便满身发抖，那花针多拿不来了，呆呆静听。听了一回，亦无响觉。伸伸懒腰，便靠在桌上打磕睡。再说外面这恶头陀跳下庭心，周回一看，心中想道：“不知那里是女菩萨的卧房？不知女菩萨睡也不成？”只见纸窗中映出灯光来，便走近去窗缝之中偷看。一看，灯前娘娘坐着，心中暗暗想道：“此刻因何还未睡呢？他若不睡洒家只得等候一回。”便立在窗前等候。早又是东方月上，光甚皎亮。等了一回，又在窗缝中一看，只见娘娘靠桌而卧。头陀想道：“怎么不要宽了衣服好好的睡呢？”等得头陀不奈烦了，便推推门看。一推，两扇房门紧紧关着，他就将包儿放在地上，取出一把纯钢刺刀拿在手中。这是挪胎器具，锋利非凡。每逢挪胎的辰光，堂客勿喊呢，他慢慢的挪。若堂客一喊，恐怕旁人共起，他就一刀挖开了肚皮，拿了绒块就走，所以有把刀的。他今朝恶贯满盈，偏撞着了贝州好汉。乡下的房子勿牢实的。头陀拿了刺刀望门缝里拨脱门闩，轻轻推进。一响惊醒了徐大娘了，便回头一看，好不慌张，啊呀一声，连忙立起，定睛一看，原来是门前经过这狼

和尚。娘娘唬得魂飞魄散，身子乱抖。也不得知他是挪胎，总认做偷婆娘的，便两手朝前，身躯仰转，叫声：“和尚啊，你是个出家人，佛门弟子修行的，不要起贪花爱色的心。我们是异乡的寡妇孤儿，苦极万分，望你慈悲为本，方便方便，见怜我未亡人罢，胜造浮屠七层。”头陀道：“呵呵呵，女菩萨，洒家今夜到来，并不起贪花爱色的心，何用害怕呢？出家人不是这样的。”娘娘道：“呀，既非为此，寅夜而来是何缘故？”头陀道：“呵呵呵，女菩萨有所未知，洒家名唤头陀，修行了三十载，行走恐伤蝼蚁的命，灯火尚罩，爱惜飞蛾，单单见不得女人有身孕。若见女人有了身孕，呵呵呵，洒家就要把他挪的。今日日间在你门前走过，见你肚大腰粗，此刻特来取你长生货的。你这里邻舍不有，叫之无益，何须喊呢！好好的悉听洒家把胎腹挪罢。”娘娘听说，一堆蹲倒，骨头多酥了，便高声大叫：“亲兄弟，快快来救我。”头陀道：“呵呵呵，女菩萨休来唬我，洒家已在前村打听得明明白白的了，没有弟兄，新死官人，家道穷苦，亲戚住居湖广，你在这独家村上，叫破喉咙中什么用？阿弥陀佛，洒家动手了啊。”娘娘又喊道：“啊呀，兄弟快来救命啊！”头陀道：“呵呵呵，那里来的兄弟啊？”便走上前来笑呵呵就把大衣宽下。



再说金台听得姐姐房中连叫救命，他就立起身躯往外走。到娘娘卧房门口，只见一个长大头陀叫声：“女菩萨，喊他则甚？洒家揉了胎就要去的。若再声张，你的性命就难保了。”

外边金台大怒起来了。幸喜房门开端正在那里，大步洒开，赶将进来道：“狗头陀休得无礼！俺贝州金台在此，还不快走？”金台想：“捉贼不如放贼。仰我唬退他罢。”那晓得石头陀不怕，答转身来呵呵冷笑：“若说金台，洒家先要拿你。”便狠狠拳头打将过来。贝州好汉泉开，便回手一拳，头陀招架，虽然长短要差三尺，那金家二叔的本事大得多来。石头陀吃不消了，便一交跌出房门，眼白洋洋，动不来了。金台道：“头陀啊头陀，出家人不去修行念佛，造此大逆，岂不罪过？方才见你恶狠狠，这般光景，不知有多大的本领，那知上得俺家之手，可晓得贝州好汉利害否？”



回头一看，细细寻觅姐姐不见，那里去了呢？便移灯一照，只见姐姐躲在暗中，还在那里发抖。金台叫声：“姐姐，不必惊慌，恶物已除，永无后患的了。”此刻娘娘略定了心，略住了抖，喘呼呼说道：“再不想为姐的今宵有此祸灾，千不应该，万不应该，不应该立在门前望你外甥，这个头陀走过，被他看见我是重身，故而今夜前来挪胎。若没有你，我这残生活不成了。”金台说道：“原来姐姐立在门前，头陀见你重身，故而连夜前来行事的。所以有句古人说头，妇女不可立门前。姐姐啊，自今之后，休要如此。我又不能常久住在此间，虽只那头陀性命难保，尤恐还有头陀。姐姐是少年寡妇，须要防备的。倘然有什么急切之处，为弟的又不住在跟前，叫不应地，叫不应天，独家村上有谁怜惜呢？”娘娘道：“啊呀，兄弟啊，为姐的乏人照